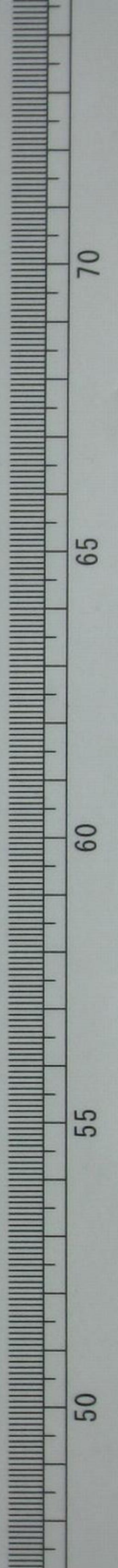


和

卷十二
卷中
也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14



文庫 17
W 136
14

杜詩詳註卷之十六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諸將去聲五首

公自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云巫峽清秋當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音潮陵墓對南山湖鹵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墓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音現愁汗馬西戎逼音層閃朱旗北斗

殷音烟正音烟諸音烟本音烟作音烟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首章為吐

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嘆往事下四慮將來顧
洪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矣不忍斥言故借漢為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卽其事也此於

杜詩詳註

卷之十六

一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唐氏寄

010185193263

祿山無涉

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金盃

應墓

昨日早時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人

對朱旗自稱

顧注未句緊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

中豈可玩

而遠破愁顏乎兩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

要密諸將

猶擊毬為樂故有末句○王游表傾亂漢朝

長安志

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

之相對

鼂錯書漢興以來湖鹵數入邊地後漢赤眉

發掘諸陵

取其寶貨此西京事董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

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

西京也

黃生曰三四敘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

雅語若張

載七哀詩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

直致矣

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旬見數十

騎馳突

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

戊太子死

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葬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

不安改葬

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

明奴以事

奏聞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器盡漢武帝故

事鄴縣

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

見縣送其器

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

人形貌如先帝

朱注南史沈炯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

武通天臺

為表奏之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

盃遂出

人間即此事也搜神記盧克家西有崔少府墓

克一日入

一府舍見少府以小女與克為婚三日崔

見君可歸

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

不見崔氏

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并贈詩克取兒盃及詩女忽

一金盃

着棺中杜詩博議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

子黃金盃

晉代仙人白玉棺可見玉魚金盃皆用西京故

事實與漢

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稗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

拾遺記

諸書外傳者絕少無從考據耳盧克幽婚恐尚非

的證

胡應麟曰早時金盃出人間說者謂用茂陵玉盃

遂出人間

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盃或謂盧克幽婚

自有金盃

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克又落汗漫二

說迄今分

掣不知杜蓋以金盃字入玉盃語一句中事詞

串用兩無

痕跡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交正此老爐

鍾妙處而

注家並失之淮陰侯云此自兵法顧諸君不省

耳余於注

杜者亦云按趙次公曰閃朱旗於北斗城中

開暇自若此以閒對道似為工稱但河馬西戎四字既屬
連用則朱旗斗城不應奏用朱注指為旗上斗星則殷字
正與閃字相應周必大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朱旗
北斗殷見斗亦赤矣殷紅色也修書時避唐宣宗諱故改
作閒耳考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北斗七星漢書招搖靈
旗九夷賓將注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招搖北斗第七星也
東觀漢紀段熲徵還京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
左傳左輪朱殷杜臆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
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綱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日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今吐蕃為寇
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况材官不知
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輩耳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虜退屯北原越絕書多少為備
劭曰材官有材力者
宋之問詩破顏看鵲喜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

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次章為回紇入境貴諸將

築城木以禦戎豈料國家多難反借之以平寇亂如至德
二載香積新店之捷以回紇復兩京永泰元年涇陽輕騎
之盟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
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日豈謂見事山意外日翻
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
清此真土龍興之象也今雜鹵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
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問語其意自明
按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
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里此龍起晉水清之一證
也詩蓋以祖宗之起兵晉陽比廣平之興復京師廣平王
即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自西北
而來不由潼關果如其說何不云蕭關散關乎其解龍起
句謂太宗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
○世說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舊唐書張仁
愿傳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
公神龍三年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
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
而入時默啜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

尾相應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
 遙相相應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
 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侵掠新書中
 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陰
 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按天驕拔漢旗五字連
 讀言回紇本欲拔去漢旌自三城既築則絕其拔旌之路
 矣蜀志呂凱傳翻然改圖一行并州起義堂頌
 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梅福傳升平可致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去聲秦關百二重平聲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盡

一作

堯封朝

音潮

廷衮職誰爭補

一作

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

去聲

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

為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 洛陽潼關
 德安史陷京滄海薊門傷河北餘孽顧注衮職誰補言
 相皆出將儲不自供言兵弗知農王相國此相而出將者
 事春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
 緡獨舉行之是為稍喜緡素黨附元載此事在所節取亦
 足稍喜也當時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

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廢朝廷廩給而府庫亦充實郭
 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即
 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而不及李郭時縉為河南
 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
 後漢董卓傳李淮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
 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通鑑天寶十四載十
 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漢記秦得百
 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禹
 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神仙謂之
 滄海庚信詩薊門還北望朱注盡堯封如王制北不
 盡白山南不盡衡山之盡俗本作覓非史記周封堯後
 於薊故曰堯封王崑詩比屋降堯封朱注此用衮職與
 毛詩不同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注衮職三公
 也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
 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餽饌故云軍儲不自供西都賦
 儲不改供漢樂府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儲舊唐書廣
 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畱守歲餘遷河
 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謝朓啟
 臨邊三事既謝張温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漢元帝

詔方春
農桑興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音層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

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一作翊聖朝音潮○此章

責諸將不能懷遠在四句分截嶺南未靖貢獻久稀由

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盡撫綏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

輔翼朝廷黃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

則道南中之事故以迴首發端顧注嶺南自明皇南詔

之敗繼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

郡即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杜臆殊錫

而為大司馬則兵權在握總戎而兼侍中銜則事無中制

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

向萬里南史林邑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占越裳界也北

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

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新唐書環王本林邑其南浦有

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明皇命特進何履光

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宋之問詩銅柱海南標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唐書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縣

周書成王時蒼梧獻翡翠說文翡翠赤雀翠青雀也虞義

詩君去無消息後漢書南海郡武帝時置唐志嶺南道

有南海縣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睹犀布玳瑁則建朱

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嶺

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賦

寂寥無聲傅亮進宋元帝詔敬授殊錫光啟疆宇唐

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

常侍中書令並金璫珥貂

管子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左傳

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為慷慨天王用
春秋例六一統也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為慷慨天王用
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後漢馮衍書聖
朝享堯舜之榮

此漢戒朝廷不當使中官為將也楊思勗討
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
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
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澤州陳

土寺羊生

卷一六

五

冢宰力辨其非其一謂安南五溪之變在思勗未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其一謂呂太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當以南海久寂貢之太一其一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為武官極品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唐兵部尚書乃正三品輔國進封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各有行軍司馬及軍司馬所謂大司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為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有封為王公進為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揀侍中貂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章為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

將畧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氣望鄉臺與錦江相應出羣材與軍令相應乃於四句作截大曆元年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地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舊唐書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仍為劍南節度使所謂先後三持節也顧注只軍令分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其有少韜畧頻數舉杯如嚴公聽宴及秋晚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哀詩有憂國只細傾句遂云但數次舉杯失其旨矣細傾言飲不至醉耳非謂停止宴會也設三鎮蜀中幾次舉酒反覺倉皇若迫不似雅歌投壺氣象西蜀地險外則吐蕃見侵內則奸雄竊據也安元須仗所謂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也○陰鏗詩上林春色滿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哀壑叩虛牝後漢王常傳光武曰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僕射秦官名漢官儀注師古曰射本如字讀古重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漢書田橫傳中使還報又官者傳凡詔所徵求皆今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文選注天子私使曰中使臺與昇仙橋相去一里管華陽縣王褒四子講德論皇澤豐沛主恩滿溢漢書馮奉世傳輒持節將兵追擊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陳琳書漢中地形實有險固李斯傳西蜀丹青不為采危則可以戡亂不必引荀子安國之危解世說殷中軍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群器

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唯事姑息奏以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群之才斯可當安危重寄而慨鴻漸之非其人也又曰鴻漸入蜀以軍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追思嚴武之軍令實

譏鴻漸之日飲不事事有負主恩耳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古太一收珠南海干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元年十一月隨卽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久寂寥也想南海既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深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臨遊覽可任興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並存可也又曰五首疎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懃篤至至未及蜀事淡屬意於嚴武蓋已嘗與共事而勲業未竟特致惋惜亦有感於國士之遇耳陸時雍曰諸將數首皆以議論行詩黃生曰有感五首與諸將相為表裏大旨在於忠君報國休兵恤民安邊而弭亂其老謀碩畫欵欵披陳純是至誠血性語王嗣奭曰五章結

語皆含蓄可思西戎見逼諸將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顏
 社稷方憂諸將之罪第云何以答昇平屯田不舉此當
 事者失策第稱王相國以相形廣南未靖此撫綏者失
 宜第舉忠臣羽聖以相勸崔旰之亂杜鴻漸不能會討
 獨稱嚴武出群以見繼起者之失人皆得詩人溫柔敦
 厚之旨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澤州陳冢
 宰廷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
 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敘起分而觀之一二
 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
 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末則收到蜀中
 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即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鑪
 錘之法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詩並觀愈見
 八哀詩鶴注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灑淚巴
 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瑩則二詩在夔州作
 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則是史朝
 義未平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之前蓋自寶應
 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也今按詩序所云乃一時
 追思之作觀哀鄭虔詩云秋色餘鱗鱗當是大曆元
 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因此時吐蕃
 未靖河北降將陽奉陰違故有此語非為史朝義而

發也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
 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
 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於獨棲而思
 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
 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去聲國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杜臆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記

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為
 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莫舊九齡名
 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朱注詩序末
 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為次第也陶詩序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八草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

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
唐書王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一作燕追隨幽燕一作薊兒穎銳一作物

不隔首敘少年奮起之跡勁翻比其勇力穎銳比其英

入若營州唐書思禮父虔威為朔方軍將思禮少習戎旅

物服事哥舒翰意一作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

克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去聲百萬眾出入山與

猶咫尺馬鞍懸將去聲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溪壁飛兔不近駕鷺鳥資遠擊

此記隴右立功之事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

鳴鏑能禦虜所謂屹然強寇敵也自此九曲盡復則其地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飛兔二句言足以長驅遠馭

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極之地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日服事鄭司農注服事為公家服事也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泌為翰押衙衛青傳臣幸得

待罪行間周語穆王將征犬戎左傳傲也以致刑不

修寇盜克斥前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靈光殿賦屹然特立辯亡論強寇敗績後漢隗囂傳百萬之

衆方至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彭寵事蔡琰詩馬鞍懸其頭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即遊騎掠軍離什伍者

伊州西州並有天山刻銘猶寶憲勒功燕然之意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鳥由

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景龍四年贊普請昏唐以左衛大將軍楊矩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為

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自是復叛舊唐書天寶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命使釋

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作何物諸將以是壯之十載翰進封涼國公加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漠

門等城悉收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校乘傳深壁高壘呂氏春秋飛兔騶襲古之駿馬瑞應

圖飛兔神馬行三萬里明君有德則至易通卦曉達兵險秋分鷺鳥擊張率詩雖憂鷺鳥擊長懷沸鼎虞

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晉作自有適此乃重

為下文張本。王公才識意度如此則知潼關之敗非其債軍而武功之師由其底定也。○漢藝文志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晉書杜預為征南將軍有春秋左傳癖。杜臆胸襟沉靜二句夫子所云懼而好謀可於氣象得之。劉伶論鬪此消胸襟。常景詩嚴君性沉靜立志明霜雪。詩蕭肅在廟。莊子是適人之適而非自適也。潼關初潰散萬乘去聲猶辟皮亦切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

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所則切望勢敦迫一作逼公時徒步至請

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去聲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音

論一作議果冰釋此記潼關敗績之事。辟易言出奔偏裨謂思禮元帥謂哥舒梁益謂蜀中伊洛謂

河南至尊即明皇太子即肅宗當時靈武即位迫於群臣勸進故勉從以塞眾望。上皇傳位於太子房瑋奉冊至靈武受命以後因納讜言故思禮得釋放也。○唐書哥舒翰守潼關思禮克元帥府馬軍都將翰軍既敗至潼關收

散卒復守關賊將崔乾祐進攻之於是火拔歸仁等皆歸出關執以降賊。項羽傳人馬辟易謂辟開而移易其處。

漢馮奉世傳大將軍出必有偏裨。張華凱歌元帥統

方夏。東方朔傳手格熊羆。春秋天王狩於河陽。梁

益二州即西蜀地。後漢史論兵纏魏闕。樂記逆氣成

象。易聖人之大寶曰位。王褒四子講德論不足以塞

厚望應明旨。羊祜表何以塞天下之望。世說昔安石在

東山縉紳敦迫。范蔚宗論或起徒步而仕執珪。唐書

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瑋自

蜀奉上皇冊命至諫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錢箋新舊二

書記思禮轟下被釋在靈武與公時合而通鑑載思禮自

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河西隴右節度使今

赴鎮恐常有誤。清河乃房姓。鄧名。玉冊冊立肅宗之

詔。山海經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穆天

子傳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記天子曰天王。古

詩伸腰再拜跪。前漢畫成帝日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鳳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搯禁暴靖一作靜

亭渙然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云飛熊虎亘阡陌屯音兵鳳

作無雙爽氣春漸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此憶其守武功而興

復也帝自靈武至鳳翔自鳳翔臨涇渭已漸逼京都矣

翠華天子之旗時在二月故有飛雪熊虎將士之旗統

率六軍故巨阡陌詔鎮謂奉詔以鎮武功所搃扼敵衝

也無雙言勇畧特出漸瀝言軍令肅清王師至故巷有歌

常不侵故野多麥上林賦建翠華之旅周禮春官司

鳳鳴岐山人亦呼為鳳凰堆在鳳翔府帳殿天子所在

以帳為殿詳二卷金城縣屬京兆府至德二年改為興

矣唐書思禮除關內節度使鎮此黃鶴以為河西之金城誤

思禮退守扶風賊分兵畧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上命郭

子儀擊之而退馬援傳搃其咽喉漢武帝詔禁暴止

邪養育群生史記蕭何曰如信國士無雙世說桓宣

武素有雄情爽氣王彬別傳爽氣山嶺類謝惠連賦霰

漸瀝而先集詩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後漢成帝時童

謠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莊子青青之及夫音哭廟後復扶又領太原役恐懼祿位

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一作繫音五

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此惜其守太

原而身沒也蕭宗哭廟在至德二年思禮復鎮在乾元二年其卒軍

中在上元二年祿位高難報稱王士窄未恢復二句推原

其心窀穸已歸公方繫舟不得赴哭故作歌以悲甚於田

橫之客舊注引范蠡乘舟泛五湖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

士寺羊主

卷十六

七

述廉頗績

英華作頗跡別作藺績

嗟嗟

晉作喏音社

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晉陽山上徐彥伯詩楚山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去聲豈

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

舊唐書上元

二年四月以疾薨

乘扁舟浮於五湖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

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汾水出太原

東節度使尋加司空

前漢刑法志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左傳惟是春秋

志非也徐曰思禮兩鎮太原撫御功渙故想見千秋之

後當與雲水長留

舊唐書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遷兵

部尚書封霍國公光

弼徙河陽代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

東節度使尋加司空

前漢刑法志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左傳惟是春秋

窀穸之事

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

舊唐書上元

二年四月以疾薨

乘扁舟浮於五湖

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

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將客意作結歎繼起無人也將畧不須文藝故廉頗制勝而景山喪身此章首尾中腰各四句前兩段各十六句後兩段各十句○後漢書有文苑傳楚辭增獻歎之嗟嗟兮唐書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數月召鄧景山代崇嗣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憤怨遂殺景山韓非子聚士卒養從徒左傳趙宣子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

故司徒李公光弼盧注哀司徒者哀其匡復大功受人朱注司徒已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其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耳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一作驕攻吾城愁寂意不

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音短右脅朔方氣乃一作多蘇黎首見

市業首記守太原之事當時安史稱亂祿山從河北而向潼關思明從山右以瞰秦隴自光弼西扼賊衝故

方無虞而肅宗得起業靈武此至德元年事也城指原意不愜賊失意也○舊唐書太原漢晉陽縣天授元

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君側之惡人也枚乘傳友於太山易於反掌國語斷趙之右臂西域傳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朱注太原在幽薊之西故曰右脅舊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薦光弼為雲中太守克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德二年史思明等四

偽帥率衆十餘萬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加校檢司徒尋遷司空漢高帝紀

五年而成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

妾復扶又切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

英華作捷次記破思明之功南京克復思明偽降既而獻大捷賊勢復熾公又獻俘奏捷此至德二年事也

二宮泣直肅還京河陽卒子儀舊營碣石來思明再叛乾坤獵如縱火大獵笑祿山思明自矜其勇○沈約安陸昭

王碑二宮升降令續斯侯西郊自蜀至京之郊周制昭

昭三穆之上共為九廟史記勾踐身稱為臣妻稱為妾

詩叔于田章叔在藪火烈其舉前漢長沙定王以獵縱

火坐罪此火獵所自出也盧思道集抵掌揚眉高視闊步
左傳凡諸侯有四夷之事則獻捷於王又擊之必大捷焉
唐書思明來援慶緒光弼拒戰尤力思明即偽位縱兵河南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天下兵馬副元帥與思明戰中潭西大破之又收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
懷州擒安太清獻俘太廟

兵鎮汴河一作汴千里初妥貼青蠅紛一作營營風雨秋

葉內省悉井未入朝音潮死淚終映曉此傷其封主未久憂

鎮臨淮在肅宗之末其封臨淮郡王在代宗初年越二歲而竟憂憤隕身矣怯小敵雖指北叩之敗亦見其勇於

人敵也青蠅指中官之讒秋一葉李薨在七月也當日畏禍不敢入朝內省慚恨故臨死而淚猶在曉漢書贊

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舊書寶應元年五月光弼進封臨淮郡王杜篤誅吳漢勲業既崇光武紀劉將軍生

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通鑑上元二年五月復以光弼為河南副元帥統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王逸楚辭序事不妥貼張遜上隋文帝表幅員暫寧干里妥貼詩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唐

書北叩之敗魚朝恩羞其策諺及來真為元振讒死光弼愈忍叶京師代宗詔入援

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年五十七贈大保謚武穆朱注譚賓錄光弼懼朝恩之害不敢

入朝田神功等不受其制愧耻成疾薨淮南子一葉落而如秋王濟表內省慚懼張率詩獨向長夜淚承曉

然嘆息淚下承曉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

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悽愴一作槐里接三軍晦光

彩烈士痛稠疊此誌其身破之後人心追悼也去棟掃

痛同懷忠憤也初光弼至河陽壁壘旌旗精彩皆變今

則光彩已晦矣當時朔方軍士樂郭之寬畏李之嚴令財

稠疊悲痛矣此皆實事也去高棟即梁木其壞意史

記孟軻傳高門大屋朱超詩高棟響行雷宋書檀道

濟被收脫幘投地曰壞汝萬里長城沈佺期詩遺堞尚

雲屯堞城上箭梁裴啟語林諸葛武侯侯以白羽扇指麾

三軍杜臆羽扇零落惜不盡其用也西京雜記漢帝及

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為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蛟

士詩洋注

卷十六

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致龍王匣朱注霍光傳賜璧珠璣
 玉衣梓宮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世說崔琰代操見
 匈奴使曰魏主何如後漢二十八將論英姿茂績委而不
 乃英雄也後漢長安志槐里故城即犬戎城在興平
 植詩悽愴內傷心錢箋神道碑窆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
 縣東南一十里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本非槐
 里昔漢武帝塋槐里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
 里光弼塋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惻愴槐里接
 朱注云舊書本傳光弼塋於三原詔百官祖送延平門外
 碑又云窆於富平縣考三原與富平接壤在京師東北槐
 里則漢志屬右扶風非光弼塋地也唐書高祖獻陵在三
 原中宗定陵在富平故以槐里比之舊注直云光弼塋槐
 里則失實矣西京雜記開匣拔鞘光彩射人曹植詩光
 彩畢若神曹操樂府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筐篋吾思哭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李公扶帝業秦大捷此功烈之昭
 孤家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乃結切
 非竟何人灑淚巴東末為司徒表心而淡致哀思也

著天壤者若其死空而烈士痛心將來直筆史臣必
 能為之洗雪特恨身冢悲哭為可歎耳
 此章五段各八句分截晉紀總論長虞數直筆而不能
 糾廣信詩唯當一史臣史記甘茂傳文侯示之謗書
 一篋杜臆篋似用樂羊謗書盈篋賈誼傳俗吏所務
 在於刀筆篋漢章帝賜東平王書可以持危扶顛
 易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又利涉大川莊子
 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曹植詩灑淚滿禕袍
 劉克莊曰此詩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語極悲壯又
 云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丙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其形容臨淮憂讒畏譏不敢入朝之意獨見分曉今
 按當時李郭功存社稷而被讒中官子儀聞命即赴不
 顧其身終以至誠感物光弼怵於禍患畏縮不行竟至
 悔恨而亡詩云直筆在史臣此微顯闡幽欲為純臣表
 心也一語有關大節唐書本傳中
 官力為暴白皆公詩有以發之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盧注哀僕射者哀其功名
 字季鷹華州華新書武
 陰人挺之之子

鄭公瑚璉器華去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巖

魚力切然大賢後復扶又切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並去聲小心

事友生閱書百氏一作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

嘗力爭首敘生質才品上六言令器夙成七八言意度

爭能不負言責○任昉序希世之傑民瑚璉之弘器後

漢楊賜傳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思立賦顧金天而嘆息

吾欲往乎西嶽立宗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為金天王華

嶽即西安府太華山上有少昊金天氏後世以為西方司

秋之神邵注此言其鍾山嶽之精秀說文晶精光也

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傑又詩注岐

嶽峻茂之狀晉書江統傳嶽然稀言江應元大賢指嚴

挺之趙注新史挺之傳委質軒秀舊史武傳云神氣雋爽

故有復見秀骨之句周頴文祭梁鴻文秀骨風霜史

魏觀小心事友生句知武無欲殺公事霍光傳小心謹

慎觀詩矧伊人兮不求友生魏文帝與吳質書妙思六

經道遙百氏孔融詩高談滿四座後漢陳蕃傳前後

歷職無他異能前漢汲黯傳以父任為太子洗馬孟康

注大臣任舉其子弟舊書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

奏克判官遷殿中侍御史漢趙壹著嫉邪賦後漢公

孫述傳不漢儀尚整肅胡騎去聲忽縱平聲橫飛傳張戀切自河

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去聲一出雪涕風悲鳴受辭劍

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去聲

者笳鼓凝聲皇情此記扈從兩宮之事河隴無恙故見

涕受辭承命上皇謁帝趨赴靈武寂寞江山劍閣音阻塞

旌笳鼓蕭關起事也○新書武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

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瑄薦為給事中光武紀不圖今

日復見漢官威儀漢書盜賊縱橫盧照隣詩拂曙驅

飛傳飛傳急遞也河隴河西隴右也通鑑天寶十五

載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杜鴻漸魏少游等迎至靈武謀

而顧晏子吳越春秋長吟悲鳴前漢終軍傳受辭浩

命〔邵注〕劍閣在今四川保寧府蕭關城在今陝西平涼

府鎮原縣〔顏延之詩〕謁帝蒼山蹊〔張載叙行賦〕嗟寂

莫而愁予〔庾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魏志注〕魏氏

春秋帝下雲臺鎧仗授兵〔曹植詩〕飄飄周八極〔丘遲

與陳伯之書〔掘強沙塞之間〕〔陶潛詩〕形迹滯江山〔世

說桓玄西下笳鼓並作〔顏延之詩〕皇情爰眷眷〔又〕途窮

疑聖情〔楊慎曰〕詩膚如凝脂〔顏〕壯士血相視〔一作〕忠臣

延之詩〔空城疑寒雲俱音去聲〕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

氣不〔一作〕平密論〔平〕貞觀〔去聲〕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

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原廟丹青明〔此述其協贊〕

視戰傷者衆氣不平敵氣者多論貞觀治倣太宗發岐陽

師出鳳翔感激人戮力聯翩頻奏捷牛酒迎官軍〔背修〕

祖廟也〔吳越春秋〕椒丘訢曰此天下壯士〔別賦〕刎血

相視〔忠經〕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孫寶傳〕心內不平

易六爻發揮〔荀子〕施及四極〔曹植詩〕聯翩歷五山

唐太宗詔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易自我西郊〕〔韓信傳〕

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百至

更立之〔晉陽秋〕武帝改營〔漢書〕叔孫通請立原廟〔注〕原重也先有廟今

太廟填以丹青綴以珠玉〔匡汲〕俄龍辱衛霍竟哀榮四

登會府地三掌華〔去聲〕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尚書無履聲

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去聲〕行〔此敘其歷任始終〕俄龍辱

四登府屢居京尹三掌兵頻授節度〔空柳色〕京尹身殂無

履聲尚書述杳鳥自朝夕中丞虛位白馬休行諫諍不聞

矣〔朱注〕武初為京兆少尹再為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

成都尹故曰四登會府地初以御史中丞出為東川節度

使後又兩克劍南節度使故曰三掌華陽兵〔新書〕已收

長安武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

度使上皇合劍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京

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

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眾於

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匡衡傳〕建昭三年

太守〔汲黯傳〕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雷內為東海

太守〔老子〕寵辱若驚〔衛青傳〕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後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

上寺羊主

象廬山云霍去病傳以功封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

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屯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

冢象祁連山傅亮表榮哀既備寵靈已忝通鑑注唐

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為大府亦謂之會府禹貢華陽

黑水惟梁州漢張敞傳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走馬章

臺街唐人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時尚書鄭崇常曳革履

諫諍帝曰我識鄭尚書履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集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後漢張

堪為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

復諫矣上林賦扈從橫行按朱注引侯景乘白馬渡

江為證謂蜀中寇息也但下文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自有四郊失壁壘句不應預侵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

失壁壘虛館開一作逢迎堂上指圖畫胡化軍中吹玉笙

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平聲

因治蜀有功而追憶生前也諸葛文翁見功德在人雪

山輕重言身係安危何遜孫楚此參謀之十失壁壘邊境

肅清開逢迎賢士交集指圖畫險要熟知吹玉笙軍政暇

俗酒只細傾志在經國觀釣問俗留心民瘼也蜀志諸

葛亮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咏召公鄭人之歌

子產未足為過也文翁注見前公三鎮蜀中故有去

來之語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

游宴張說詩禮樂逢明主韜鈴用老臣注太公兵法有

直女六韜及玉鈴篇晉書孫楚字子荆參石苞驃騎軍

事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隨何說黥布溪溝壁壘

漢獻帝紀公孫度虛館候郡原漢章帝詔遣吏逢迎

公有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池江畫圖詩劉孝威詩

浮丘侍玉笙蕭子顯詩朝酹成都酒噴數河間錢劉

向傳周堪信有憂國之心細傾與豪飲相反觀釣謂

武過草堂公酬詩云幽棲真釣錦江意待犬戎滅人藏紅

魚吳志陟瑯使漢入國而問俗或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粟盈以茲報主願庶獲一作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旒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諸本馬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作無

此為籌邊未竟而痛傷死後也。蜀近吐蕃民苦饋餉故滅戎盈粟為當時大經畫惜其早世而心未遂耳。喪返華陰路經江漢荆衡也。虛笛知音已亡望瑩孤墳遠隔老賓客向為幕僚愧簪纓感其薦拔。此章前兩段各十二句中兩段各八句後兩段各十四句。○前漢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賈誼傳可以為萬世法程。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寐。商書永有一心。庾信詩幽翳沉沉疾為二豎子日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日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晉孫和薦范粲表久嬰疾病皇甫謐疏久嬰篤疾陸機詩世網嬰吾身正字通嬰繫也榮也。顏淵三十二歲賈誼三十三歲故舉以相方。記短折日不祿。左傳荀息日繼之以忠貞。唐書永泰元年四月武卒時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潘岳寡婦賦飛旒翩以啟路。注旒喪車之旌。庾信竹枝賦是乃江漢英靈荆衡杞梓。漢馬融精覈術數性好音律尤躡於笛及卒客有弔者詣靈橫笛。晉王濬傳武帝因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伐吳太康六年卒葬相谷山。大營壁城堦堦垣周四十五里。謝眺詩無然愧簪纓。

考嚴武生平所為多不法其在蜀中用度無藝峻措亟斂閭里為之一空唯破吐蕃收鹽川為當時第一功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誠實錄也。至比之為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噫唐世人物如嚴武者何可勝數而後人至今傳述公之有功於武多矣。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杜臆汝陽被寵善終本無可哀直以下交情厚傷舊

而賦也。鶴注汝陽王薨在天寶九載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寒夜春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音現羣臣愛

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此敘品貌不群及平時恩遇杜臆贊王用謹潔極三字最得要領

唐書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功懇讓儲位封寧王薨謚讓皇帝。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魏畧卽卿淳見曹植才辯對其所知歡為天人。酉陽雜俎太宗虬髯常戲張弓掛矢。武陵王

紀詩塞外無春色此翻用其語乃極狀器宇之溫和也
 楚元王傳出入卧內傳語言非時即常常而見之意
 謹潔言能謹身潔已〔記〕骨肉之親無絕也〔羯鼓錄〕汝
 陽秀出藩邸立宗特鍾愛焉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
 每出游幸〔音〕容聽一作朝音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
 頃刻不舍

獸苑圍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音雁

拜命已挺身下三段記當時射獵之事此言明皇詔獵

書從容以和〔淮南子〕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江淹

詩幸及風雪霽〔漢書〕武五子傳厲王膂力扛鼎空手搏

熊羆猛獸又江都王力格猛獸〔淮南子〕射沼濱之高鳥

逐苑圍之走獸〔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洙曰〕三

禮圖全羽為旛析羽為旌所謂注旌於旗干首也〔高唐

賦駕駟馬建羽旗〔詩〕駢駢征夫〔詩注〕駢駢衆多疾行之

貌〔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左傳〕拜命之辱〔箭出

飛鞞內上又一作回翠麟翻然紫塞翻下〔去聲〕拂明月輪從

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去聲〕一物手白與金銀〔此

汝陽陪獵也出飛鞞王飛馬以射回翠麟帝回馬而視

紫塞之雁應手而落故下拂弓傍〔鮑照詩〕飛鞞越平陸

鞞馬勒也翠麟良馬也〔揚雄〕河東賦乘翠龍而超河兮

陟西岳之峽峭〔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

云紫塞〔蘇城賦〕紫塞雁門〔庚信詩〕明月動兮〔長楊

賦序〕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從人手搏之自取其獲

上親臨觀焉〔隋辛〕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

德源詩雲銜天笑明〔一作〕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

壓虞聖聰〔一作〕老大皆是王忠勤〔此言〕王能諫獵也〔聖聰〕謂聽諫多仁

格非帝老而倦遊也〔趙曰〕水有藻鱗非特不獵抑且不

漁矣〔謹潔〕以行已言忠勤以事君言〔江淹詩〕袖中有

短書〔通鑑〕秦王符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志返伶人王

士奇詳注

卷十六

七

下字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後漢劉翊傳詔書嘉其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

學尚貞一作烈義形必露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此記其虛懷善學上文專言射獵事故此又槩舉其生平置醴接今人義形慕古人揮翰工書法篇什長詩作也

○漢書楚元王敬禮中丞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張正見詩鄒嚴恒接武申白日相趨宋注舊

唐書璉與賀知章褚延誨等善為詩酒之交道大出老

知詩窗前窺石鏡河畔踏芳茵晉傅亮表感舊永懷崔日

公羊傳仇牧義形於色曹植詩厥歔涕霑巾沈佺期

聯之美鍾蝶詩品於時篇什理過其辭孔融薦禰衡

表升堂睹奧川廣不可泝慕久狐兔隣宛彼漢中郡一作

文雅見天倫何以慰一作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

少聲壯已書紳舊游易磨滅衰謝增一作酸幸末因汝

漢中乃撫今思昔之感俱遠津公在夔州漢中在歸州

也昔風味憶從前易磨滅慮將來此章首尾各十句中

間皆八句分段鮑照詩川廣每多懼桓譚新論藉門

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

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漢中王禹汝陽王

弟也公昔與漢中王會於梓州曹植詩文雅縱橫飛

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于寶晉論汎舟三峽詩温温恭

人書紳何承天詩願言桑梓思舊遊江淹詩感贈還

馬遷書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司

前贈汝陽王本排律也故敘次莊嚴此哀汝陽王乃古

詩也故紀述錯綜前拈風德升為全詩之綱於奇毛賜

鷹只一語啞點此拈謹潔極為通篇之眼將詔王射雁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盧注哀秘書者哀其文章氣節遭讒而死為可傷也唐

書文苑傳李邕廣陵江都人少知名在長安李嶠張
廷珪並薦邕詞高行實堪為諫諍官
鄭三人
皆書地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淪晉古人不可見前輩復扶又切

誰繼首嘆才人凋謝古人槩言前輩指李○左思詩長
嘯激清風劉峻辯命論高才而無貴仕左傳上

陵下晉抱朴子陵晉之端所以多有孔融畫今之少年喜誇前輩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

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鏡情

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憶昔一提及竟掩宣尼袂痛其抱
才不遇也此敘李公文字有根

抵謂學有本源健筆足副聲名言書法起下金石二句制
作恒多灑落言文章起下造化二句散謂刊布追琢謂

鐫勒窮造化所見者精貫天人所包者大○陸鍾感知已
賦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漢書鄒陽傳蟠木根柢劉峻

書聲華無寂庾信宇文順集序章表健筆郭象莊子
序灑落之功未加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

為首稱呂氏春秋功績銘乎金石秦始皇紀刻於金石
以為表經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山嶽鏡狀碑勢之

巍峩廊炎詩功名重山岳莊子造化之所始
司馬遷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于謂走

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淡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

洞徹晉作寶珠惠龍宮堦廟湧一作浩劫浮雲一作衛宗

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涉曾音不泥去聲向

來映當時豈獨一作勸後世此述其聲價之重干謁滿

碑文體製自楊墓道碑也龍宮寺觀碑也宗儒學宮碑也
故吏遺愛碑也眇眇皆虛前之看碑者已往跋涉不泥後

之摩碑者復至故下接云映當時而勸後世若以眇眇跋
涉為索文之人於上千謁句為重複矣趙曰泉路昏暗

得邕之文如明珠洞徹故以為惠塔廟之文神靈呵護雖
巨經浩劫而浮雲常衛○謝靈運詩圖牒復磨滅碑版誰

傳聞碑乃石碑版是金版東都賦瞰四裔而抗稜
史記陳餘曰不意君之望臣淡也杜預左傳序發凡以

杜詩詳註

卷十六

三

言例古詩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宣室志馮翊嚴
 生家漢南岷山得一珠如彈丸胡人曰此西園清水珠至
 濁水泠然洞徹矣說苑寶珠不飾仙傳昆明池龍宮有
 仙方三十六首徐陵寺碑朝驚鷺嶺夜動龍宮金剛經
 如佛塔廟洛陽伽藍記永熙三年永寧寺浮圖為火所
 燒有人從東萊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
 此言塔廟如龍宮也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
 制我界統成玄都也浩劫無窮之劫史記孔子布衣傳
 十餘世學者宗之劉向傳仲舒學為儒宗論語俎豆之
 事霍光傳問所親故吏何武傳生前無赫赫名去後
 常令人思古詩眇眇以適意詩大夫跋豐屋珊瑚鉤
 涉沈約謝靈運傳論標能擅美獨映當時豐屋珊瑚鉤
 麒麟織成罽居例紫驪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
 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晉作穢此述其好施
 麟罽驪馬劍几皆富家饋以求文者人多感激而心如未
 濟見其急於為人眾美賙給而志厭多藏見其胸懷高
 詩易豐其屋天際翔也晉書今之百姓競豐其屋高
 詩珠簾半上冊胡鈞天中記漢武帝時日本國貢

錦金花眩人眼目漢書注罽織三若今罷及觀罽之類
 以織成罽對珊瑚鉤織成乃罽名也公集中有織成詩
 題梁簡文詩風吹鳳凰袖日映織成衣周王褒詩銀鏤光
 明帶金地織成靴可證南史梁武帝幸樂遊苑羊侃預
 宴賜以河南國紫驪馬宋之問詩劍几傳好事論語
 義然後取舊唐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
 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
 幾數百首又云邕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為鬻文獲
 財未有如邕者孔叢子卯成子聘晉過衛右宰穀臣觴
 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行聞衛亂穀臣死之於是迎其妻
 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廣絕交論寧慕卯成分宅之德吳
 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有無通共史記越石父
 賢在縲綆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贈之延為上客
 岐孟子章指干載聞之猶有感激劉劭人物志普博周
 給弘在覆裕陶潛詩擺落悠悠談劉劭人物志普博周
 顏氏家訓山巨源以蓄積取譏皆多藏厚亡之文也
 書警人告盜贓貨枉法許昌人孔璋上書救之日斯
 人所能者拯孤卹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
 四十年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此傷其遭
 逢不偶

獨步名振文壇風聽聲徹帝庭宣尼掩袂道窮可憫矣此

句結前起後○曹植詩仲宣獨步於漢南詩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唐書玄宗東封回邕獻詞賦稱旨後因上計

使臨索其文故以九臯鶴唳比之漢書天下無雙

江夏黃童世系表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遂

為江夏李氏其後元哲徙居廣陵元哲生善善生邕故題

曰江夏李公詩又云江夏姿也公羊傳西狩獲麟往者

孔子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劉琨詩宣尼悲獲麟

武后朝潮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三張勢衰

俗凜生風排蕩秋晏霽忠貞負冤怨恨宮闕淡旒綴往

再提至易力何淡濟痛其直節受枉也此記其立朝風

節周注當時振頽俗霽天顏其忠貞若此而為小人所

陷亦以天子淡居九重耳目易於壅蔽耳○左傳齊侯好

內多內寵內嬖西京賦彈射臧否搜神記乞陛下聖造

親試否臧舊書韋巨源傳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

曰昭邕再駁之文士推重史記絳侯謂王陵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唐書邕拜左拾遺中丞宋景効張昌宗兄弟

反狀武后不應邕在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神機大計陛下

當聽后色解即可環奏淮南子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

偽趙廣漢傳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傳立傳立除即中貴

游攝服臺閣生風邵注秋晏霽美其皎潔也爾雅秋日

旻天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前

漢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旌旗之旄隨

風動搖也或曰旒旒所以蔽耳目言朝廷之聰明蔽塞放

逐早聯翩低垂困炎癘厲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

策一作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侯筆終

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淡濟

才詣切○此記其被謫致死聯翩屢謫貶炎厲瘴熱地

鳥賦庚子日斜鵬集予舍

宋之問詩百越去魂斷

吳

均詩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魏都賦英辯榮枯詩

星言夙駕唐書邕累貶雷州司戶崖州舍城丞又貶欽州遵

解駕漢書文帝三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宇文

化尉漢書文帝三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宇文

道庾信集序寄漢分竹阮籍奏記子夏處西河之上而

文侯擁篲舊唐書邕為陳州刺史歷括滎滑三州刺史

天寶初為汲郡北海太守上計京師皆以邕重義愛士古

信陵之流後漢蔡邕傳邕上書自陳下洛陽獄詔減死

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左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周語其無乃階禍乎賈誼傳適足以負謗於天

下耳前漢書摧枯朽者易為力伊昔臨滄亭酒酣託末

契重宋玉小言賦會九族而同齊伊昔臨滄亭酒酣託末

聲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初計切○伊昔三提至鯢

也此言其投契甚久公與邕初遇於東都所云李邕

求識面也再遇於臨滄亭有陪宴歷下亭詩公為後輩故

云末契久敘濶思故日陰收移也謝靈運詩伊昔家臨

滄臨滄亭在今山東濟南府左思詩酒酣氣益震高

書孔傳樂酒日酣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潘岳

楊仲武詩日仄景西望子朝陰廣雅砌也西都賦立

碑卸砌音論平聲文到一作崔蘇指一作盡流水逝近伏

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

然關鍵從英華他本作樓歛不閉例一作及吾家詩曠懷

或作捷其獻切或作捷其獻切歛不閉例一作及吾家詩曠懷

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

遞此記其評論詩文論文以下槩論當世之文例及以

下專論一家之詩崔蘇楊李同時文名最著屈指而

到崔蘇凡已逝者皆如流水矣於楊炯則服其雄於李嶠

則嫌其麗此篤論也獨於張相國不無是非之隙遂至相

扼而幾危亦由邕之不能忘名而善閉耳例及因類而

及也曠懷一句此邕通論審言之詩咨嗟三句又特美所

和嗣真一作趙注山桂比詞之秀拔鐘律比聲之和雅

鯤鯨比勢之強壯錢箋崔蘇融蘇味道也唐書融為

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歲能屬詞與李嶠俱以

文翰顯朝野僉載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

友世號崔李蘇杜故公詩稱之指盡屈指數盡也劉

楨詩逝者如流水唐書楊炯傳炯為梓州司法叅軍遷

上詩年注

六一六

信

盈川令卒李嶠傳神龍三年封趙國公加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張說云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文如良金玉無施不可莊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張說傳玄宗誅蕭至忠召說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舊書邕素輕張說說甚惡之史記兩賢豈相扼哉梁簡文書危脆之質有險罅庾信崔說碑百齡危脆國策張儀曰爭名者於朝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注橫木為關豎木為樞石崇思歸引欲復見牽羈鮑照詩安知曠士懷漢高帝紀慷慨傷懷朱注公祖審言集有和李大夫人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非指歷下倡和之作千家本載公自注云甫有和李太守詩此偽託者善本俱無世說范宣看畢咨嗟晉書却詭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史記鐘律調自上古顧野王虎丘山亭序成文暢於鐘律景福殿賦華鐘杙其高懸王嘉拾遺記鯉魚坡隨青州血千尺如鯨吳都賦曠瞻迢迢注迢迢遠貌坡隨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一作蕭條恩波延揭巨列厲子孫存

一作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平薊

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末傷其身後荒涼撫時而增歎也血漬青州骨藁汶陽其哀

贈恩典尚待將來之揭厲今子孫微弱舊交遠遊亦誰為謀其昭雪乎最可傷者國有外悔而朝無直臣今日之痛李公猶李公之惜六公也結語無任悲愴揭厲謂高揭而揚厲論兵以吐蕃屢侵將帥指河北降將通論此章是五段文字細分之則四句者三段八句者三段十四句者兩段十句十二句者各一段十段之中多寡仍相遙應○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登陂陀之長坂任昉墓銘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唐書武德二年北海郡置汶陽縣舊書天寶五載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勤有罪下獄邕嘗遺勸馬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夷就郡杖殺之年七十客葬於此唐書代宗時贈邕秘書監丘遊詩肅穆恩波被劇秦美新論侯衛厲揭周甸引詩淡厲淺揭以解揭厲未合今從朱注越絕書中國不絕如線舊客公自謂左傳禁舊客勿出於富別賦舟凝於水濱吳越春秋孫子與吳王論兵後漢吳漢傳

往來燕薊之間天台賦朗詠長川原注公有張桓等
 五王洎狄相六公詩朱注五王張東之桓彥範敬暉崔玄
 暉袁恕已狄相則仁傑也趙明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邕
 撰胡履靈書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
 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別為
 一章錢箋董道書跋李北海六公詠今太和集中雖有詩
 而無其姓名予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刊詩尤奇偉
 豪氣激發如見斷釐立極時宜老杜有云序言邕為荆州
 今新舊書皆不書抱朴子訓誨所以移蒙蔽

王嗣爽曰李才名甚盛而其死甚慘公痛之極故云竟
 掩宜尼袂又云魂斷蒼梧帝又曰事近小臣斃未又曰
 坡隋青州血不覺言之復也葉石林以為累句論
 詩則是而非所以論子美其起語豪宕亦兼自寫
 各章以序事成文部署森嚴純似班史唯此章感慨激
 昂排蕩變化直追龍門之筆細按其前後段落又未嘗
 不脈絡整齊也郝敬曰李江夏之文藻鄭司
 戶之博綜必有少陵之雋筆乃能曲盡其妙

故秘書少去聲監武功蘇公源明盧注哀秘書者哀其
 忠孝文章始終遇蹇

為可惜也源明京兆武功人

武功少去聲也孤徒步客一作寓徐充讀書東嶽中十載上聲考

墳典時下去聲萊蕪郭忍饑浮雲巘負米晚為去聲身每食臉

力減必泣叶上聲夜字照蕪薪垢衣生一作帶碧蘚庶以勤苦

志報茲劬勞願叶上聲吳作顯此敘其少而好學忍

念親恩俱應少孤唐書源明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充

孔安國書序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舊書萊蕪漢縣後廢長安四年於廢羸縣置萊蕪縣

屬兗州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詩陟則在巘巘山

頂也家語子路為親負米百里之外楚辭橫垂涕兮

泣流侯瑾家貧備質暮輒燒柴薪以讀又晉中興書范

汪家負好學燃薪寫書既畢誦讀亦竟碧蘚猶今人言

衣服徽斑韓詩外傳子路曰不能勤學蔚醇儒姿文包

舊史善灑落

一作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

石音

君東堂策

一作

射策君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

一作

未乾

居寒切

乙科

一作

已

大闡文章日自負掾吏

一作

亦累

上聲

踐晨趨

閭闔內

足踏

宿昔跼

古典切。此敘其壯而出仕。蔚醇儒其學不雜。包舊史其文甚博。京輦輦轂之下。東堂試策之地。

然徒步而入也。○易其文蔚也。蔚文深貌。漢書賈山沙。獵書記不能為醉儒。杜預左傳序。舊史遺文畧不盡舉。

遷入京輦遂升樞機。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路寢也。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袁宏三國名臣贊序。莫不宗匠。

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答之曰可。儒林傳房鳳字子元以射策乙科為太史堂故唐書諸進上試。

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經策全得為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又云源明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

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

恨石一作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順逆一作辯范畢顧其

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色一作再扈王仲正本作再祠

壇墠此敘其陷賊不汚。黃屋風卷上皇幸蜀矣。源明失

可轉見心不變。吳論肅宗復位順逆既辯一時受僞命

者悉加刑戮如范畢有顧兒之痛李斯含黃犬之悲而秘

書獨寒松不改得與郊祀盛典。○顏延之咏阮咸詩。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唐書源明出為東平太守召還為

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八駿用周穆王

巡遊事。陳琳檄文並集鹵庭。謝靈運詩再與朋知亂

為鑿戒。宋書范畢臨刑其子鬻取地土及果皮擲畢畢

士詩詳注

卷十六

七

問曰汝真我耶史記二世具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世說張伯威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唐書肅宗復兩

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為秘書少監前後百卷文

卒扈祠扈從祠祭也書為三壇同壇揚雄流溟漲本末一作淺

枕去聲藉皆禁鬱盧演篆刻一作制揚雄流溟漲本末一作淺

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刺止充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

煌煌齋房芝事絕一作萬手塞音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

勉不要一作懸黃金胡為投乳亂一作贊音獻此敘其文

文之豐美才大如楊雄雖溟漲猶為淺末鋒利如寶劍雖

犀兕亦可刺截有文如此而人乃褻視公所以懷思而歎

息也當時齋房瀆祀蘇能苦口力諄於萬手欲塞者竟

阻絕而不行足為將來勸勉矣且其意不欲求取金印何

為觸犯忌諱如投乳贊乎此皆發於忠愛之誠耳唐書

源明又有前集三十卷隋辛德源少有重名累官考功

郎中劉述薦之曰枕藉六經漁獵百氏謝混傳元帝始

鎮建業每得二豚以為珍膳項下一鬻尤美輒以薦帝呼

為禁鬱法言或問吾子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

不為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後漢書范升以為左氏

淺末不宜立曹植責躬表詞旨淺末不足採覽此末淺二

字所出若作未淺則海深何待言乎羽獵賦炫耀青熒

青熒劍有光澤貌越絕書寶劍篇揚其華如芙蓉始出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季尤劍銘陸剗犀兕水截

大興祠祀元封中齋房生芝而作歌通鑑乾元二年六

月上從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自漢武帝祠太乙

至唐復祠之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七月延英殿御座

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唐書本傳肅宗

時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源明數陳政治

杜詩詳註

卷十六

三

交三十載上聲吾與誰游衍榮陽復扶又切冥冥罪罟已橫去聲

胃吉獻切嗚呼子逝日始泰則一作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

去聲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承負蒿

里餒末歎蘇公身歿不及哀奠也榮陽罹罪而亡武功

少孤忍饑為官又以饑終讀此不禁三歎胡夏客曰武功

收詩及爾游衍新史源明雅善鄭虔杜甫詩罪罟不

蘇鄭皆卒於見年故他詩曰穀貴歿潛夫又曰凶問一年

俱詩余嬰沉痾疾窳身清漳濱杜臆蒿里餒謂致奠也古

今注蒿里喪歌也人死精魂歸於蒿里使挽者歌以送之

蒿里山名邵注田橫死門人作挽歌二章今分為二薤露

歌送王公大人蒿里歌
送士大夫庶人之喪

八哀詩苦心力索未免人勝於天就諸章而論前五
篇精悍蒼古後三首却繁密不疎尚須分別而觀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盧注哀榮陽者

至被辱貶死為可悼
也鄭虔榮陽人

鷄居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去聲一雕籠

養榮陽剋去聲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華

作氣精一作精爽首言其人品孤高而兼得各位上四

氣一作氣清比下四賦○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魯侯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饗鳥乃

眩視悲憂三日而死江淹擬古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

辛張華鷄鶴賦序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

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爾衡鸚鵡賦閉以雕籠

剪其翅羽原注往者公在疾蘇公頹位尊望重素未相

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後漢

張奮傳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蜀志注鍾會名公之子
地崇指著作郎後漢來歙傳士大夫皆信重之
五行志心之精前漢
爽是謂魂魄天然生知資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

石愧師長丁丈藥纂西極一作名兵流指諸掌貫穿去聲無

遺恨蒼鳥外最在何技癢此記其長於著述生知多

石起兵流貫穿謂聞見博蒼謂雜撰多陳琳書此乃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庾肩吾書品鍾天然第一

生知見禮記後漢李固傳通游夏之藝顏閔之仁

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兵法此言度所著之書古人

不逮也楚辭橘頌年歲雖少可師長兮上林賦左蒼

梧右西極顏氏家訓吾見世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

諸掌唐書皮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

寡無不詳審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

書司馬遷傳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文賦恒遺恨以

終篇原注公著蒼最等諸書之外又照胡本草七卷高

元之茶甘錄蒼草多貌最小也度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

之事唐史曰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爾雅序會粹碎音

最最也蒼最與會粹二說不同趙次公云當以公詩為正

賦賦徒心煩而技憊徐爰注有技藝欲逞曰技憊

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

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

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寡英華鶴誤一作一響

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此稱其才藝絕人土圭善地

青能繪畫朱注度之學識過於子雲之博覽度之談論

勝於方朔之詼諧顧野王奇字皆通有度而顧不止一

矣鍾繇鍾會父子善書有度而鍾可兼兩矣文傳二句見

名重當時獻書以下見才動人主陸倕石闕銘陳圭置

臬趙注圭以測日景臬以度廣狹也天官家有甘石二
式呈經魚豢魏畧即鞞淳善蒼雅重篆傅咸賦圖像
於丹青楊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朔贊
詠達多端應諧似優陳書顧野王傳重篆奇字無所不
通太枉太迂曲也宋書謝靈運傳體變曹王金壺
記鍾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兼兩本易繫辭傳

南史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三輔黃圖王堂殿階陛皆玉為之朱泚玉性之上展其滄州圖畫而寡鶴誤為發響形容繪事之逼真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唐書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宋書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呂總云虔書如風送雲收霞催

月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

曾音寄音作音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

反覆音歸聖朝音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退泛從英華

泛音浙江漿履穿四明雪饑拾樵以周溪椽此敘其平生履

動時之興土木二句靜中之致未寄官曹初設廣文館也

晚就芸閣後為著作即也突兀端坐之貌坎莽空曠之地

虔本心歸王室但一受偽命無從洗滌是以有台州之

貶履穿拾椽貧困不能自給矣晉書阮籍傳嗜酒能嘯

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大尉世說

袁尹疎放好酒杜應彈琴視天壤寫得疎放有神靈

子曰吾示之以天壤見吾善者機也國策魯仲連曰名與

大壤俱敵嵇康傳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唐語林云立

宗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鬪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

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

文博士自若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錢謙益曰據廣文館

於國子監增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雨壞廡

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錄也陳

子昂集補欽仁檢校秘書郎持三筆終入芸香閣魏畧芸

香辟紙蠹故藏書稱芸臺上林賦過於坎莽之野顏

氏家訓武烈太子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抱朴

子外物棄智滌蕩機變謝靈運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

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牕天台賦濟樞溪而直進

險清冷前有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唯忘

其身然後能濟寰宇記樞溪在臨海縣東三十五里四

明在今寧波府榭溪在今台州府俱屬浙東路莊子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考更記東郭先生貧困履行雪中有

上無下足盡陷地人皆笑之莊子古者晝拾椽栗暮有

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又徐無鬼居山林食芋栗都

即椽栗也唐書虔遷著作即安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

上寺羊生

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空聞紫

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至今

斑白徒懷曩此憶台州之別紫芝歌埋迹溪山杏壇丈

紫芝歌用四皓事莊子孔子游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

上記席間函丈老子天長地久宋王微詠賦秋色

陰兮白露商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斑春淡秦一作

白見孟子盧湛詩借日如昨忽焉疇曩

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酬

時物集遐想此憶長安之事劇談二句言隨意宴遊操

談鮑照詩無由稅歸鞅邵注稅止也鞅馬頸組易惟

其時物也袁宏三國志臣守贊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詞場竟疎濶平昔濫推從趙本一作獎百年見存歿牢落

吾安放一作蕭條阮咸在出處上同世網他日訪江樓舍

悽迷飄蕩上聲此結出歿後哀思疎濶承台州公不

總承二句鄭審在江陵哀死而因念生與前哀汝陽王同

意張遠注此即昌黎所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

友者而如見賓也此章起結三段各八句中二段各十

四句後二段各六句頤延之詩有歿竟何人蔡邕誓

師賦時牢落以失次檀弓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原

注著作與今秘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

樓之句黃鶴曰審當與虔為兄弟故比之阮咸如杜位乃

公從弟而云阿咸也張協詩出處雖殊途陸機詩世

網嬰吾身世說桓立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素

伯作誄謝靈運詩含悽泛廣川鮑泉詩飄蕩逐風迴

故右僕射相去聲國曲江張公九齡盧注哀相國者哀其志存王室明皇

始終不能信用為可惜也
九齡韶州曲江人

相去聲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古猛切與鑛同仙鶴下去聲人間獨立

霜毛整矯然江海一作思復切與雲路永寂寞想上

堦未遑一作嘗等箕頽首稱其品格不凡金無留鑛比才

飛騰雲路則想致君唐虞而不遑等於高隱矣○漢書百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

循嶺微達東甌至閩中是謂南紀舊注江漢之南皆謂之南紀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郭璞賦其下則金礦

足貴耶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

遠可見其不留於礦也鮑照舞鶴賦偉胎化之仙禽又

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於庭遂生九齡北史劉歆矯然出塵如雲中白鶴鮑照詩空守江海思

徐陵墓思鬱轉雲路司馬遷傳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抱朴子堯舜在上箕頽有巢棲之客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一作歲崢嶸天池一作地

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一作榛梗骨驚畏曩哲鬢音真

一作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惡女六多幸敢忘一作

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一作紫綬英映暮年荊州謝所

嶺庾公顛去聲不淡黃霸鎮每靜此敘其仕進履歷玉堂

祿山勢張也天池蛙黽林甫恣讒也退食二句承蛙黽言

不計私忿骨驚二句承碣石言憂在國事換蟬冠為尚書

石丞相應多幸言罷政雖慚而遠害猶幸也二疏比其歸

任政績○江淹金燈草賦植君玉臺生君椒室徐彥伯詩

巢君碧梧樹舞君青瑣闈君字皆指君王錢箋黃圖未央

土寺羊庄卷十一

宮有金華殿大王堂殿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
 論語於金華殿中黃圖玉堂殿有十二門唐書九齡擢
 進士第拜校書郎歷中書舍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中
 書侍郎此由玉堂金華省出入也碣石范陽地呼嶧高
 大貌祿山所據錢箋祿山在范陽偏裨入奏九齡見之曰
 亂幽州者必此胡雛也天池見莊子東方朔七諫
 鼉游乎華池注喻讒佞弄口也爾雅鼉形似青蛙而腹大
 其鳴甚壯詩退食自公上古有大庭氏公詩大庭終
 返朴或引韓非子議於大庭而後言作庭宇解者非郭
 璞游仙詩戩翼棲棟棟榛小栗條如荆梗病也木事詩
 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若仇曲江為海燕詩以致
 意曰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別賦心折骨
 驚通鑑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奏請斬之執送
 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
 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
 害忠良竟赦之此詩畏曩哲指夷甫負人境恐為後患也
 謝朓詩誰能鬢不變陶潛詩結廬在人境舊唐書
 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漢官儀武帝大冠加金璫附
 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本傳開元二十二年九齡
 為中書令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所謂換蟬冠

也沈約詩長驅入右地明皇雜錄張九齡裴耀卿詔
 為左右僕射罷參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為左右丞相耶二
 人趣就木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覺股栗左傳季舌氏
 曰民之多幸漢書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俱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神仙傳蘇耽柳縣
 人少孤養母至孝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世養母曰汝
 去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簷邊橘樹
 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井水而愈唐書九齡遷
 工部侍郎乞歸養詔不許及母喪解職毀不勝哀有紫芝
 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固辭不許朱注唐制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應紫綬
 荊州寫上都督故時服紫綬也中山王文木賦青綱紫
 綬九齡嘗薦周子諒為御史子諒劾奏牛仙客語援讖
 書帝怒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
 長史長史之上有都督是其統領晉書庾亮鎮武昌
 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
 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曹參傳嚴延年
 之治動黃次公之治靜晉書謝安傳每鎮以和靜
 調去同諷詠在務屏音詩罷地有餘一云詩地
 篇終語清

省悉井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

境韻重或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克暉擁牋誅任

平一作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

宋鳥影此敘其詩才文學延客詠詩見風流韻事地有

詩可聽如黃鐘之律淑氣含鼎謂其詩可味如太羹之和

君子二句惜其抱濟世之才退而用心於文章也起翠

螭言文瀾激蕩並巫廬言才氣高寒克暉任昉謂詩文

兼擅其勝趙注詔州在滄海之濱朱鳥即南方之宿當

時謂九齡為滄海遺珠則才名久著南方矣○舊書孟浩

然還襄陽九齡時鎮荊州署為從事與之倡和又云九

齡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錢箋中書舍人姚子顏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與寄

為主一句一咏莫非興寄顏氏家訓諷詠辭賦謝朓

詩民淳紛務屏陳沈炯詩丁翼陳詩罷莊子其游刀

必有餘地交心雕龍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庾信玉

書屢撰遺文楚辭乘玉與兮駟蒼螭廣雅龍無角曰螭

江賦巫廬鬼窟而此喻詩品小謝工為綺麗歌謠風

人第一南史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史記自

序以拾遺補闕成一警策天官書南宮歸老一作守故

其間又文賦一篇之帝其精為朱鳥也歸老守故

朱鳥索隱曰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歸老守故

林戀闕情一作延頸波濤良史筆燕一作絕大庾嶺向時

禮數隔制作難上上聲

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燿艇此敘其

歿而終之以哀弔

趙曰張公有良史之筆惜乎其人居存

而蕪絕於嶺外向

時禮數隔絕已之制作不能面質於

生前今讀其徐孺之

碑猶思理艇而往瞻拜於墓前焉

此章首尾各入句中

二段各十六句○漢書酈漢以清行

徵為京兆尹遂歸老

於鄉里王粲詩飛鳥翔故林崔

澁詩丹心恒戀闕西

征賦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蕭望之傳天下之

士延頸企踵班固答賓戲馳辯如

波濤左傳董狐古

之良史也沈約郊居賦不載於良史

之筆朱注舊書九齡遷中書令嘗監修國史唐會要云

六典開元二十八年九齡所上恨賦終蕪絕於異域

新書韶州始興有大庾嶺新路開元十七年詔張九齡開

庚因謂之大庾又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唐書

九齡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諡文獻公

於曲江無交故有向時禮隔之語或云九齡謝官後朝廷

禮隔制作不得上陳非也張公歿後尚賜諡遣祭何云禮

數隔耶任助哭范僕射詩平生禮數絕漢禮制志稍

稍制作後漢書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稱南州高士

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慕之儀豈孤此地

曲江見祿山有反相欲因失律誅之明皇不聽至幸蜀

以後追思其言遣使祭贈此事乃一生大節關於國家

治亂興亡篇中尚畧而未詳其歷敘官階詳記文翰頗

失輕重之體劉涓溪嘗議及之楊升菴因補作一篇云

相國生南紀蔚為曲江彥山接韶音峰秀鍾重華句風

雅既成蕤聲名鬱葱倩登庸伊呂科敷奏姚宋羨珠澤

隨侯雙玉林郊說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顧盼陸謝擅

愛用藥必膜眩防乎貴未然介焉斷幾見狐媚蕩心

狼子紅皇春金鏡倏垢塵玉奴驚睥睨萋斐偃月堂藥

捐秋風扇罷動漁陽聲盡飛太極箭朱鸞奔咸京青驪

乘蜀傳棧閣雨淋鈴宛洛熾迴縣畫雁愁仰霄昆蹄怯

升甌噉臍漫天泣回腸嶺南奠精已箕尾騎魂猶鸛頭

戀絕綫國步危規瑱忠言踐青史篆岬嶸翠珉藤厥蔓

誰珍徐孺碑彫重但黃絹按此詩格整辭茂力摹少陵

如電次公注明皇初為此官據此則睥睨當指明皇驚

者不欲令帝見此書也別傳謂九齡進金鏡錄為貴妃

所毀腥音性腎音限馱音襖左思吳都賦弄木馱蔓

劉克莊後村曰杜公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

上詩羊主

卷四十六

三

夔府書懷四十韻鶴注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即遲扈聖

崆峒日端居灑灑時萍流仍汲引樗散上聲尚恩慈遂阻雲

靈一作臺宿一作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日首颯淒其拙

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

臣議一作慚紆德澤私揚鑿驚主辱拔劍撥年衰野追切

遭遇偃蹇乃書懷之故上四為通節之綱身受即官須

驚主辱名位已晚故撥年衰扈聖端居文作一提萍流六

句為即而思扈聖也拙被六句辭官而居灑灑也主辱年

衰承上起下天寶十四年公授河西尉不拜備祿山叛

扈從肅宗於鳳翔未幾入蜀以嚴武薦除工部員外郎又

辭幕府至夔州首尾凡十二年公未嘗至崆峒而其地也汲引樗散

聖崆峒者以肅宗自平涼而至崆峒在其地也汲引樗散

武恩慈謂朝命宿雲臺臺臺臺臺臺臺臺臺臺

杜臆放迹林泉而云酒賦所欺此公省愆語也病臥文

園漸居漢閣以蜀中馬揚自方杜臆揚鑿拔劍憤激悲

壯之情形於詞色矣朱注主辱謂車駕幸吹○鮑照詩

出自薊北門吳越春秋札雖不才龜錯傳名位不失

施於後世蔡質漢儀尚書郎人直臺中牛弘詩端居雷

春想海賦萍流而浮轉劉向傳轉相汲引樗樹散

木出莊子虞世基詩無庸類散樗雲臺仗見八哀詩

詩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南都賦望翠華之葳蕤謝

靈運詩懷賢亦悽其北史韋夔淡於榮利所居之宅枕

帶林泉西京雜記梁孝王集諸遊士於兔園鄒陽作酒

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灑一作亂交頤四

瀆樓船汎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

靈一作虛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去聲遼海競張旗田父

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音將去聲飾卑詞楚貢

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此憶長安時事承上

揚鏹驚主辱 上八句先敘肅宗之亂先帝以下詳記代宗之亂總戎二句乃追原病根 社稷風雲靈武起事血

流數語安史猖獗自肅宗晏駕子儀受遺代宗當有一番振刷乃亂離如故則以總戎失策誤信降將之卑詞耳在

楚蒺藜則鎮將不恭在西北則外夷交誼皆因總戎失策所致 四瀆中原言遍地皆兵白翟丹墀言京輔旋破 朱

注恒山遠海皆河北地 杜臆猶突騎如故也 魏張旗轉甚也 呂祖謙曰膠漆所以為弓誅求之多則田父歎焉

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布地故行人避之 朱注通鑑史朝義死賊將田承嗣薛嵩等降副元帥僕固懷恩恐賊不

龍衰奏雷承嗣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由是諸鎮桀驁遂不可制公詩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正紀其事曰存大

體為朝廷隱也 郭知達注總戎元帥也代宗討史朝義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 楚貢如嶺南小便楚封謂

杜臆音順今逆故曰翻傾國而來故曰卷口經綸風雲注別見 畫血流漂杵 東方朔傳俛而疾惟仰而泣下

交頤 記四瀆視諸侯四水獨流江淮河濟也 漢有樓船將軍 彭角別見 漢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狄居西河

固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注固洛今上郡寧川地朱注史記索隱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唐鄭延二州即春秋白翟地

祿山反京畿御坊皆附之故云連白翟 光武紀大破莽兵於昆陽城西會大雷風屋瓦皆飛 前漢梅福傳登文

屏之陞涉赤墀之塗 注以丹掩泥塗殿上也 梁宗廟登歌神宮肅肅靈寢微微 唐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上不豫

召子儀入卧內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所謂切受遺也 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周禮并州其鎮曰恒山

是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言其驍銳可衝突敵也 公孫瓚傳通遼海 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幟 潘岳籍田賦

邑老田父 孫武子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柳惲詩寂寞行人稀 六韜狹路微徑張鐵蒺藜晁錯傳具

藩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鍊蒺藜也 魏志詔大將軍親總六戎薛道衡詩朝端去總戎 漢明帝詔明於國家之

大體 淮南子約身卑辭以求救於諸侯 左傳管仲責注寺羊注 卷一 長

楚曰爾首包茅不入史記周紀封堯之後於薊懷其舊俗者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此翻字所本林王導曰北寇遊魂伺我隙陳後主詩春江聊一望過秦論席卷天下此卷字所本難蜀父老文接之以西夷不必陪亶圃超然待具茨凶一作兵鑄農器講殿闕書

惟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此救時籌策承上拔劍撥年衰鑄農器望息兵端闕書帷望開言路二句皆當時急務自廟算無聞恐前亂未靖而後患復生矣此段乃上下文關捩處朱注代宗嘗幸陝州故用周穆黃帝事言當此多事之秋我豈必陪車駕於亶圃乎但望求賢問道如黃帝之下訪具茨則凶兵可銷講殿可御治平不難致矣孰知廟算不然杞人憂天實在於此惜衰老無補為足歎耳次公解都支離○亶圃周穆王西遊事陸機豪士賦超然自引高揖而照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書許州陽翟縣有具茨山老子兵者凶器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莊詩博議通鑑承秦

甲辰吐蕃十萬象至奉天京城戒嚴丙午罷百高座講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時羌人外訖藩鎮內叛而帝與宰相元載等俱好佛怠於政事講殿闕書帷蓋以諷也孫子兵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天憂用列子杞人憂天崩事嵇康書潦倒龔疎魯靈光殿賦支持以保室去聲使去聲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去聲不似問瘡瘼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一作堂猶集鳳貞觀去聲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雖蕭車安不定蜀使去聲何之此傷夔州民困承上天憂實在茲使者八句歎凶兵未息而軍賦日煩孤城最怨思見民窮可慮即事八句歎講帷不開而舊章難復貞觀是元龜乃起敝之方使者索餉之官典司牧民之吏瘡痍蜀有崔旰之亂也綠林雲夢民將為盜矣嘗膽痛懲前失察眉溪悉民情朱注朝議多人奈何不法貞觀之治致盜賊群起誅求益急雖蕭車杜詩詳注

杜詩詳注

卷十六

三

撫之猶恐不定彼蜀使頻下又何為乎○吳越春秋王命見符
東都賦各有典司
劉安諫出兵書緩刑罰薄賦
史記季布傳
劉安諫出兵書
魏志衛顛傳
若有歸民以
供給之
謝承後漢書
狄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
淮
南子悲則感怨思之氣
張詠曰
綠林雲夢言荆楚將亂
後漢劉元傳
諸亡命共攻離鄉
聚藏於綠林中
注
綠林
山在荊州當陽縣東北
盧注
左傳
楚昭王涉睢濟江入
雲中盜攻之
注
雲中雲夢澤中也
時代宗幸陝
昭王
出國故引往事為鑒
欲難追追悔無及矣
錢箋
泥善注
偽
遊雲夢之說
遂云來瑱為襄陽節度使入朝賜死而藩鎮
皆貳所謂雲夢欲難追也
按此段本言朝廷遣使擾民耳
於來瑒無預
吳越春秋
越王欲報吳怨懸膽於戶出入
嘗之
列子
晉有却雍者能視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杜臆
察眉恐其蹙額也
梅福書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
言後漢書
鄧騭等並奉朝請有大議請朝堂與公卿參謀
賀循詩
集鳳動春枝
書
今我即命於元龜
劉琨勸進
表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
元龜
卜龜
以卜者為
靈
何遜詩
處處皆城市
左思詩
邊城苦鳴鏑
羽檄飛
京都
魏志
王粲曰
家家欲為帝王
江淹書
競刀錐之
利
前漢
蕭育傳
南郡在中多盜賊
拜育為太守
上以育

者書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注使車
 三公奉使之車 司馬相如為即使蜀論巴蜀父老 鈞瀨

疎墳籍耕巖進奕棋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織絺豺豕一作

哀登楚一作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越藻繪憶遊睢音賞

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古玩且僵尸高

枕虛眠晝哀歌欲和去聲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朱注

客夔情景而以除亂立功望之在位者 鈞瀨八句久客
 無聊之况應上形容真潦倒賞月八句淡期濟世之人應
 上答效莫支持前日總戎存大體惜其遺患於諸鎮此日
 凡百慎交綏冀其敵愾於外夷 耕鈞資身蒸暖隨地哀
 桑傷世亂泣尼悲道窮適越遊睢復想東行也 延桂對
 景逐葵念君因思大庭之治以銷京觀奈伏枕夔江惟哀
 歌獨歎而已南宮事業望之當事大臣勿謂交綏而退可
 也當時吐蕃陷京諸將袖手坐觀故有交綏之歎 此章
 前兩段各二十句後兩段各十六句中間八句作上下過
 峽口鈞瀨用嚴子陵事耕巖用鄭子真事 南史劉穆之
 士詩羊主

傳尋覽篇章校定墳籍（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奕棋
 為天下第一（秋興賦）屏輕箠釋纖絛（王粲七哀詩）西
 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登楚指梁登荆州城樓作賦麟
 傷用西狩獲麟（孔子世家）叔梁紇禱尼丘生孔子孔子
 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趙曰）傳記又載孔子之首
 象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彩
 陳雷風俗傳襄邑縣南有睢水渙水睢渙之水出文章故
 有黼黻藻錦日月華垂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公少時
 常遊吳越梁宋（李德林詩）月桂近將攀（沈約詩）秋風生
 桂枝（曹植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又（七啟）霜露露葵大
 庭古至德之世注見前（淮南子）已雕已琢還返於樸
 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注）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前漢伍被傳）僵
 尸滿野流血千里（左思詩）哀歌和漸離（杜臆）欲和誰言
 欲和者誰人乎（後漢書）永平中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
 南宮雲臺（詩）凡百君子（應瑒詩）凡百警爾位（左傳）晉
 人秦人出戰交綏（注）古名退軍為綏（季衛公曰）綏六轡總
 也謂軍不戰但交綏
 而退猶云交馬而還

毛詩長篇篇篇格整嚴如金利玉律用思精細若蘭絲牛
 毛此章分枝分節相生相應之法必寧心靜氣從容說
 味方有端緒可尋但止流目泛觀涉獵大槩亦何由窺見作者深意哉

往在（鶴注）此當是
 大曆元年作

往在西京日一作胡來滿彤一作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須究帷紛一作曾同空疚心惜木主

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去聲清曉一作散錦幪吳作幪正

賊臣表逆節晉作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上叢

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胡化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

此詩歷敘三朝治亂也首紀天寶末祿山陷京之事上
 八毀及宗廟次八傷及宮禁下二言立肅出奔交老悲涕
 也賊徒肆行逆節則上表祿山以稱賀如下文殺妃主
 毀御座是也（張協詩）昔在西京時（書）王徂彤宮攸居

古制天子七廟王莽增為九廟舊唐書中宗已祔太廟
開元四年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
廟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屋瓦皆飛出光武紀詳見上章
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

謝眺詩總帷飄井幹此言廟中神帷也詩憂心孔疚
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舊唐書天寶末兩都傾陷
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於上都其東都神主
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孔叢子衛山公曰寡人之任臣
無大小一自觀察之曹植詩悲風來人懷合昏本

是草名至夜則合陸倕銘合昏夜掩莫朝開此處借用
作黃昏沈佺期詩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魏志注曹
公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障江賦霜霧被於清旭音隸

視也廣韻驢子曰驢錢箋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
珍寶於范陽故曰散錦驢郭知達本注徐陵詩金鞍覆錦
驢鞍帕也公詩屢用錦幪以幪為正魏志張超曰王
師將危賊臣未梟國語逆節萌生幸蜀記天寶十五
年七月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承王妃侯莫陳氏駙
馬楊朮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
手寶晉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王昭君辭晉為匣

皎皎白問離離列錢李善曰白問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
猶謂之白問吳越春秋蠹鏤之刻畫又二車駕既云
聖兩君世說殷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還楹楸歛窆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
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

讀為從去聲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峩冕吟一作金鐘侍祠
影女六先路一作舊作霑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

平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一作躡次記至德初肅宗
祭微軀六句記陪祀之事天子四句乃陪祀所見景物
此敘廟祀特詳者萃渙莫大於享帝立廟也唐史肅宗還京在
故父老流涕楹楸重新故廟樹椅桐唐史肅宗還京在
至德二年十月其親享九廟及祀園丘在乾元元年四月

鳴鐘也應先路漸列輦輅之傍邇濯龍密邇宮禁之地孝
鶴注謂前春疑誤玉冊冊文也峩冕法服也金鐘駕至

土寺羊主

孫指肅宗五雲謂瑞氣鏡奩后廟神御之物翠羽廟中神御之飾○光武紀車駕入洛陽左傳丹楹刻桷長門賦鬱並起而穹崇詩樹之榛栗椅桐梓棣西征賦諮爽塏

領之如其方莊子帝力於我何有哉曹植敘愁賦委微軀於帝廟則鬼神享詩祀事孔明王冊注別見張華詩軒冕我

室東都賦天官景從王冊注別見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漢禮樂志百官侍祠者數百人封禪文群臣惡焉爾雅

合此當是先路之說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

則先路為君車矣又公詩有起草鳴先路句楚辭來吾道

未備猶惡露露朱注謂新進侍祠先蒙恩露張注謂春日

侍祠因動先人雨露之感語皆迂曲劉楨詩隔此西掖

垣杜田注後漢桓帝紀祠老子於濯龍宮馬后紀帝幸

濯龍中續漢志濯龍園名濯龍宮百官志有濯龍監一人

各稱自馬賦處以濯龍之臭注濯龍內廐名盧植集語給

盡園廐皆因之也詩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沈約宋書

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董仲舒雨雹對雲五色而為慶三

色而為禱楚辭天子之門以九重後漢陰后紀帝幸

百官上后陵從席前伏御床視大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

或拾翠羽郭璞江賦層蒼恩臆注青盛貌曹植賦

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一作齋羶肉梁恩行角弓安得自西

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先則關中此記廣德

京之事洙注前者指祿山後來指吐蕃夢弼注俎豆

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率民入關以

根指京師之西與山東相對或指吐蕃者非○薛著舒曰

杜詩詳注

卷十六

聖

病之處其形如呆愚然一日屏也又禮記疏屏天子之廟

飾也鄭注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唐蘇鵬演義程果愚織絲

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官殿簷戶之間也段

成式西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棗楠護雀不為呆愚余

謂二說皆通以呆愚為編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簷楹之

間如蘇鵬之說是也以呆愚為屏則刻木為之施於城隅

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說之中段氏之說為

長韓安國傳注師古曰以木日弧以角日弓易重更

以申命曹植主將去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已

詩盤桓北闕下一云罪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一作聽所從冗官

已已冬復業土著直畧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音野懽呼一作

同中去聲興似比一作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

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能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

此論永泰後代宗還京之事主將四句言靖亂之出鋒

銷四句言初治之象君臣六句望其力致太平亦輝四句

死年正月下制勞還罪已之念所謂一朝自罪已也杜

應主將將勞民向來叛服不常當今其改心易慮而喫緊在

非已一語此轉亂為治之機也鋒鏑二句言復府兵之制

故欲冗官之復業各鎮選丁壯為兵民皆棄木業而好亂

故欲土著者方農聽言納諫又罪已後改過自新之法櫻

桃薦寢與上禮郊廟相應皆回鑿後最急之事故反覆言

之黃石公素書主將之法魏志傳與曰逆順有大體

土寺羊主

卷一六

蜀

月今仲夏

善書共道馬融疏陛下惟禹湯罪已之義漢光武紀

詩相隨把鋤犁顏延之詩惟悴征戍勤申屠嘉傳冗

官居其中師古曰冗散輩也如今之散官食貨志安民

之道土著為本淮南子櫻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

漢宣帝紀躬行節儉張載詩朝野多歡娛漢明帝詔

先帝受命中興章帝詔繼體守文梁簡文書履璇璣

而端拱

漢文帝詔益建高師為諫諍顏延之詩昧且

濡和風

海賦冲融滉漾丹墀注見上章

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丘巨源詩隱映含

並靈寢注見上章漢景帝詔謝朓酬德賦度于春之可

容歸號平聲故松栢老去苦飄蓬末以思鄉之意作結杜

諸將詩云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故必吐蕃

遠去而愁容始開盧注往在西京既遭喪亂老去飄蓬

終遠長安首尾無限悲酸此詩前後三段各十八句中

八句作腰末四句作結左思詩羽檄飛京都鮑照詩

發藻感愁容古詩古墓犁為田松

相摧為薪劉孝綽詩遊子倦蓬

盧元昌曰此章歷敘肅代兩朝經祿山吐蕃之亂以見

幸蜀之轍不鑿於前奔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

復處畧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

見肅宗不能自振沿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

京後又不思省躬罪已節儉裕氏聽言納諫且冗官失

職兵不歸農朝政之闕失多矣治無具禍亂相因未

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寇外竟與唐相終始矣至

篇中血脉以孝治為重故詳言心術廢興之由於肅宗

曰天子唯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

宗因以歸號故松栢自述已意終焉

昔遊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

昔者與高李原注高一作登單仕術父甫音臺寒蕪際碣

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徘徊清霜大澤

凍禽獸有餘哀首敘昔日東遊之事公遇高李於齊充

句秋日近景此皆登臺所見者○舊唐書單父古邑貞觀

十七年屬宋州考寰宇記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顏延之詩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此寒蕪二字所本

齊地記渤海東有碣石謝朓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

寒烟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廣韻藿大荳葉

又草名雁方生弔鶴文負清霜而夜鳴陸機詩願言

有餘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開猛士思滅胡將去聲

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此記當時寵任邊將因

東遊而并及之將望

三台祿山恃功君無所惜明皇濫賞也○風俗通漢文帝即位十餘年百姓足倉廩實東都賦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後漢逸民傳論自致寰區之外寰區開言道道路無梗
夢弼曰望三台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台孟康注泰階三台也台星
 幽燕平聲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

蓬萊肉食一作十萬獵射起黃吳作黃埃上言將之雄

皆寓諷刺於稱揚泛海輸粟則民日疲射獵練軍則兵日橫欲不亂得乎○江淹詩幽燕非我國晉書司馬承

傳用武之國也漢郊祀志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吳門卽蘇州蓬萊在山東魏志獻帝策命備入昏作粟帛滯積鄒陽傳轉輸流粟千里不絕海賦泛海陵川

博議云唐運江淮租稅以給幽燕此天寶間海運也左傳肉食者鄙賈山至言日日獵射擊兔隔河憶長眺青

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扶又故人杯賦詩獨流涕

亂世想賢才有作君能市去聲駿骨莫恨少龍媒此撫舊

感也登臺故人不可復見矣欲須賢其濟當以駿骨引龍媒乃自負之語○潘岳西征賦蹇徵咎以長眺晉歲

猶云青年陳子昂春臺引遲美人兮不見商山議得失蜀

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一作傅說音悅已鹽梅景晏楚山淡

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此援古人以寄慨也前人勳業本

可追踪但遭際非時亦止為龐公之遜世而已結意無限

悲涼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問二段各六句○盧元昌謂南山四句因高李而並憶中興往事商山議得失指

李泌周旋太子事蜀上脫猜嫌指泌易表章請上皇還京

呂尚封國邑指靈武功臣叨封爵邑者傳說已鹽梅指尾

從大臣晉階宰相者引證亦似有據但於駿骨龍媒意不

相接續耳朱注漢書上欲使太子將兵擊鯨布四人說建成侯呂澤夜見呂氏止其行故云議得失蜀志先主

與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史記太公封於營丘說命若作和羹爾唯鹽

梅史記孔子世家低回留之不能去陳琳

詩松柏有本性淮南子窮谷之汚生以蒼苔

公夔州後詩間有傷於繁絮者此則長短適中濃淡合節整散兼行而摹情寫景已覺與會淋漓此五古之最

可法者

壯遊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秋作詩云殊方指夔州也

上章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故拈昔遊為題此章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當拈往遊為題若

往者

一作昔

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原注崔鄭州尚

徒以我似

一作比

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

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

一作畧

小時

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先敘少年之遊公生而穎異

豪邁不羈於自敘見之○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

上會要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魏啟心及第班揚謂班

固揚雄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文蔽班揚雨史鄭灼夢遇

皇侃侃曰鄭即開口侃因吐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

劉穆之謂宋武帝曰公但縱筆為大字趙壹詩不如一

囊錢絕交書剛腸疾惡輕肆出言語林周尚崇尚老

莊脫落名教孔融薦禰衡表脫畧公卿跌宕文史晉書

周顛傳時輩親狎莫能襲也樂毅書論行而結父者立

名之士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列子揮斥八極

俗物見東下聲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

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芟荷香

嗟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

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說文腰秦皇之下枕去戈憶勾

踐渡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

罷不能忘此敘吳越之遊要章以上吳門古蹟枕戈以

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後漢王常傳至死無遺恨

山海經大荒之中賜谷上有扶桑王戎謝安輩乃東晉

名族越絕書闔閭冢在吳縣閭門外墓以盤郢魚腸之

劍墓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吳越春秋遂保丘墓

一統志虎丘山一名海湧峰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說

法臺劍池在虎丘池上有石壁高數丈吳越春秋走

大長洲吳郡圖經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字林楚名

菱日菱國語屈到嗜菱是也爾雅釋河東人呼荷為芙蓉

北方人便以藕為荷張載詩嗟峨似荆巫吳越春秋

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復名破楚

門陸機吳越行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詩於穆清廟

吳郡志太伯廟東漢永興二年太守康豹建於閭門外

史記注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其廟在閭門

外正與冢相近舊注指孫皓父和之廟謬甚越絕書洋

中塘去縣二十六里謝眺哀文迴塘寂其已矣杜臆

秦伯讓而世好爭故無往事而墮淚傅季友表撫事承

念楚辭沾余襟之浪浪刺客傳吳公子光具酒請王

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是

為闔閭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人吳界見

其故妻妻夫治道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音

至舍亭崔湜詩郡邸忽腰章朱注枕戈待旦此

乃借用之前秦王永徽文枕戈待旦志云此

域志蘇州會稽俱有勾踐廟秦本志志云此

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舟

從狹中渡宋之問詩越女顏如花李白詩

溪女青蛾紅粉粧一雙金齒兩足白如霜

記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因得名今軒轅

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會稽記漢順帝永和間

稽山陰兩縣界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

縣有剡溪一統志剡溪在嵊縣縣治南古今

蓮花之最秀異者陳琳詩載歡載笑龍

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剡音屈九勿賈墨

忤下去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裴

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一作櫪一作林

岡射音飛音縱音鞞音引音一音云音臂落鴉音蘇音侯音

原注監門據

曹蘇預據

胃曹蘇預據

胃曹蘇預據

鞍喜忽如攜葛疆此敘齊趙之遊歸帆自吳越而返河

在開元二十三年時公年二十四矣故云中歲舊鄉指河

南公居河南鞏縣也氣摩壘欲相敵日短牆欲俯視○

謝靈運詩曠投刺溪宿明登天姥岑吳越郡國志天姥峯

與括蒼山相連白居易沃州山記東南山水越為首劉為

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屈原賈誼曹植劉楨漢魏才人

漢書贊賈山自下廟上左傳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杜臆短牆猶云及眉之牆試不中式者曰下第唐書

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舉選不由館

學考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

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唐摭言俊秀登科北皆考功主

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省即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

部侍郎專之張衡西京賦封畿千里統以京尹漢書內

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高士傳劉伶肆意放蕩以字

宙為狹新書南客遊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魏都

賦僕黨清狂漢高后傳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曰連聚

非一故名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子虛

賦秋田乎青丘震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齊景公田於

此夢弼曰包林雲雪岡皆齊地列子孔子曰爭魚

者濡逐獸者趨北史侯景好乘小馬彈射飛鳥縱

放轡疾馳也南都賦仰落雙鷄後漢書馬援據鞍顧

盼以示可用晉山簡傳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

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必詞伯賞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

廢食召琴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受痛飲信行藏黑貂

寧一作不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挽耆舊四郊多白

楊坐突鄉黨敬日一作自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務傾奪赤族

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

亡此敘長安之遊公遊齊趙在開元二十五年其再赴

咸京在天寶五載時相去九年矣詞伯指岑參鄭虔輩

賢王置醴指汝陽王璣也公獻三大禮賦在天寶十載

帝奇之使待詔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此

見天子羣公時也脫身言不與仕籍信行藏謂得失任之

於命黑貂六句自歎窮老朱門六句有慨朝事傾奪罹

殃如林甫之誅逐貴臣國忠之構陷王鏐是也夢弼曰
 舞馬衣文采餉以豆粟五坊有鬪雞民輸稻梁以供養此
 皆明皇侈心自恣也舉此一隅則當時煩費可知故嘗引
 古傷今而有興亡之慮焉曹植與吳質書貴且快意
 建安初荆州童謠八九年間始欲衰詩誰將西歸
 助為王儉集序弘獎風流許與氣類論衡文詞之伯
 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裾楚元王敬穆生置醴以代
 酒漢太初四年起明光殿陶潛詩驅役無停息軒裳
 逝東崖史記項羽紀脫身獨騎
 常無事痛飲讀離騷西征賦孔隨時以行藏
 黑貂裘敝注別見
 稱觴知古人亦慶壽矣秋興賦斑駁以承弁
 故里者舊漸已喪亡則己之坐居上列者日覺生死路迫
 矣從外視內位上者坐深陳師道詩坐漸多人不如杜
 句蘊藉耆舊名臣見漢蕭育傳
 不知一跌赤吾之旅王績詩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
 嵇康詩權智相傾奪北征賦我獨罹此百殃
 國馬之軻注國馬謂種馬
 憂三都賦序聊舉其一隅
 趙克國傳轉運煩費新

不河朔風塵起岷山行辛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平

聲 崆峒殺氣黑去聲 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音 杭翠華擁吳一作岳 龜春俱切 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去聲

胡兵更陸梁一作天 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

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毀 下憫萬民一作蒼生 瘡斯時伏

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

字縣復扶又切 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音 未央此敘奔赴

從還京事河朔謂祿山起兵岷山謂明皇幸蜀兩宮相

望立肅父子異地也朱注崆峒在西少海在東言東西

皆用兵也舊注以太子屬少海星指廣平傲為元帥恐非
 命子上皇禪位戎行肅宗親征翠華天子葆羽麟虎靈
 武諸將盧注一不中 指陳濤斜之敗載草草指清溝之
 潰凋瘵民力困疲也備員以下自述拾遺始末公疏救房

瑄帝怒不測賴張鎬營解故云赫怒幸無傷哭廟痛國遭

亂酸鼻畏已罹罪○河朔河北地周書我卜河朔黎水

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家語江始於岷山

三輔黃圖漢修飾長楊宮以備行幸揚雄酒賦出入兩

宮史三王傳出稱警入稱蹕注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古詩微陰盛殺氣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殞東方曰

太渚曰少海唐書東蔡傳流鬼直黑水東北少海之北三

面皆阻海旌旗黃僭用天子旗幟也左傳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命子即傳子也帝王世紀黃帝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詩以啟戎行張衡西京賦吳嶽

為之隨堵正異吳岳在扶風下園云在隴州史記周武

王誓衆曰如虎如熊如羆如豺如螭後漢杜篤論都賦虓怒之

旅如虎如螭何晏刀銘用造斯器螭虎是斬此螭虎二字

所自出杜預左傳注以螭為山神獸也今按螭固不能

食豺狼即螭亦豈能吞噬猛獸黃帝與炎帝戰

於阪泉之野帥熊羆豺豹羆虎為前驅陸佃曰虎五指為

才爪牙可任

陳子昂詩胡兵屯塞下

甘泉賦飛蒙茸

而走陸梁西京賦怪獸陸梁

秦本紀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漢書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臥

內伏青蒲上泣諫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

至此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

也洙曰王陵面折廷諍晉書衛瓘託辭坐帝牀前

國語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其死西京賦武士

赫怒孟子無傷也左傳並建聖哲王命論寬明而

仁恕秦之采山石銘字縣之中承順聖意詩迄可小

康曹問六代論宗廟俱為灰燼後漢公孫述傳光武

日開之可為酸鼻

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

漢有未央宮

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

去聲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

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此敘取官以後久客

不復獻言矣老客殊方領起全段鬱鬱二句客居之况秋

風二句客居之景之推以下傷已而兼以慨世乃客居之

感託身世外等於之推漁父彼警眼榮華何足羨乎必

得范蠡其人始可救亂而濟時也

盧注謂鴟夷子乃思

士寺羊主

卷十六

三

李泌時必歸衡山猶范蠡之適五湖此篇短長夾行起
 十四句即以二十句間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間之
 後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參錯之中自成部署○枚
 乘柳賦小臣莫效於鴻毛毋丘儉詩但當養羽翮宋
 子侯詩花葉正低昂陸機詩江籬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介之推注別見屈原傳漁
 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云云杜臆榮華勝於勲業
 鮮能今終如嚴霜之殺草班固答賓戲朝為榮華夕為
 顛頽潘岳詩文名器雖光勲業未融蘇武詩晨起踐
 嚴霜賈殖傳范蠡適齊為鳴夷子皮師古曰言若盛酒
 之鳴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才格謂才能品格孔融
 上書王師電掣群凶破殄前漢王褒頌開寬裕之路以
 延天下之英俊

劉克莊曰此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
 語雖荆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節奏不如
 是之跌宕豪放也王嗣夔曰此乃公自為傳其行徑
 大都似李太白然李一味豪放公却豪中有細又云觀
 其吳越齊趙之遊壯歲詩文遺逸多矣豈晚歲詩律轉
 異不妨互見若字異義同却不可用矣杜集中微天
 寶亂離事凡十數見而語無重複其才思能善於變化
 遣懷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蓋李白以寶應元年卒
 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詩云存歿再嗚呼又云繫
 舟卧荆巫故知其為
 大曆初夔州作也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自敘梁宋之遊
 上四都會之

雄壯中四人物之殷盛下四風俗之任俠杜臆名與劇
 對名謂各邦劇乃煩劇邑中以見其名白刃以下見其
 劇趙曰主則土著人客則寄遊者漢書梁孝王城睢
 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唐書宋州睢
 陽郡屬河南道本梁郡天寶元年更名前漢功臣表大
 臣名都史鄴生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唐
 書汴州陳留郡屬河南道史文帝紀以齊劇郡唐書
 貝州清河郡魏州武陽郡俱屬河北道貝州今東昌府恩

縣魏州今大名府地

東征賦尊通衢之大道

古詩度

阡越陌互為主客

漢書郭解河內人也陰賊感槩以軀

藉友報仇劇孟洛陽人也以俠顯及死家無十金之財白

刃黃金二句暗用二人事於梁宋相合也後漢魏朗傳

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東都賦紅塵四合憶與高李輩論平交入酒壚兩公

壯藻思去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去臺懷古視平蕪芒碭

雲一去雁驚空相呼此敘高李同遊之興三人相得成

難尋也杜臆云此可見其曠懷○世說王濟冲經黃公酒

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飲於此壚古樂府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腴敷腴喜悅之色唐書本傳甫

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水經

注陳雷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

王增築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畧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

楊慎曰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

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東都賦

慨長思而懷古江淹詩青滿平地蕪又平蕪帶天漢

梁國破屬先帝正好去聲武寰海未凋枯將聲收西域長戰破

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一作

百夫此敘明皇開邊之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輩

唯獻捷而掩敗故不云輸驅百萬之眾以攻一城是一

尺之士不足償百夫之命矣故曰負百夫通鑑玄宗紀

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幸江淹詩竊

值寰海關仄見圭緯昌虞茂詩原澤潤凋枯抱朴子

猛將難禦前漢鄭吉傳卒伍從軍數出西域又是錯

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通鑑注契丹即戰國林胡地也

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

漆甲成組文破練練袍皆精兵也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

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於虔切託存歿再

嗚呼蕭條益堪愧

一云病益甚

獨在

一云愧獨

天一隅乘黃已去矣

九馬徒區區不復

扶又切

見顏鮑繫

音計

舟卧荆巫臨餐吐

食常恐違撫孤

未敘亂離死生而漢高李之亡。上六。歎亂後朋亡下八。以衰老自危。辭大鑑。

元氣損傷再嗚呼高李俱逝乘黃此二子九馬公自喻未

恐客死於夔不見兩家子孫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

各八句末段十四句。○庚信碑文天子拓境百越來庭

元和卽太和郭璞江賦。稟元氣之靈和。莊子以天地為

大鑑以造化為大冶。揚雄解難。陶冶大鑑。洞蕭賦。薄索

合沓合沓相繼貌。古詩各在天一隅。洙曰乘黃駿馬

也。鶴曰詩正義云黃驥曰黃謂黃而驛色。抱朴子九馬

野鷹本實一類。古詩一心抱區區。顏延之鮑照以比

高李詩才。張載詩西瞻岷山嶺嗟峨似荆巫自巫山而

下為荆州也。何胥哭陳昭詩撫孤空對此零淚欲何言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鶴注編在大曆元年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

上聲一年疑杜史多術怪仙

公不但時人惜祗應

此謂報而淡痛草蕭。柱

而亡故疑之蕭史乘鶴昇仙尊師以多術而卒故怪之。兩

引古人一切官一切姓存亡關於吾道見其人足重也。○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一哀侵疾病相識。一作

家笛飄飄客子蓬強

區兩切。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此悼友

衰老。哀之切為交久也。隣家笛觸耳生悲。客子蓬。憐已

流落白頭懷舊恐將繼蕭韋而逝也。杜臆一哀侵疾病

相見自兒童信筆寫去不對之對惟杜有之。此章上下

各六句。○向秀思舊賦為嵇康呂安而作其序曰於時日

薄虞淵寒冰淒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

譙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

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岳懷舊賦為

楊暨楊潭而作。魏文帝曰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存歿口號二首

鶴注據鄭虔死於廣德二年。則梁氏編在大曆元年為是。

席謙不見近彈碁

碁一作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

無限事。一作白楊今日幾人悲。原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

碁畢耀善為小詩。○此謂

席存而畢歿也。近不見言人存地隔，舊仍傳言詩在。人亡，席尚存，故望其玉局降仙。畢已歿，故傷其白楊拱墓。兩句分頂下章亦然。畢曜傳小詩，而前此稱為才大。今詩伯杜臆譏，其不相蒙，良是。大約贈人之詞，不無過譽。歿後乃用直筆耳。○西京雜記：劉向作彈棋，以獻梁冀。傳冀善彈棋，格五。注：藝經：舊彈棋，兩人對局，白黑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唐賢所為，其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敢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發過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亦用二十四碁者，卽此戲也。今人罕為之矣。乾元間，畢曜除監察御史，未幾以酷毒流貶黔中，其歿嘗在此時。姜宸英曰：酷吏敬羽傳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昭宗時人又喬琳傳：曜曾為郭子儀書記。黃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子降於成都地湧出一玉局，高丈餘，老君昇座授道畢，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古詩：蕭蕭白楊樹，松柏夾廣路。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高門薊子過，是與席相見時。此云不見，近彈碁公獨往夔州矣。向在長安贈畢曜詩云：流傳江鮑體，是平日作詩。此云仍傳舊小詩，是死後詩傳也。若云畢尚存，則當云新詩不當云舊矣。或據搜神記：南谷山中有白玉碁局，引以證彈碁非也。若依此，則下句白楊何獨不承小詩乎？又盧注引隋書：白楊何安，以證畢曜未亡使事隱僻。蕭蕭白楊樹，自當以古詩為據耳。

鄭公紛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層有山水

人間不解重驪驪。原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

世更無山水之奇。蕭蕭雖存人誰識，驪驪之價乎。一傷之，一惜之也。或云：得虔之圖，幾令天下山水無色。得霸之馬，能使人間驪驪減價。乃極贊其筆墨之神妙，亦通又。說：何曾有謂世不收藏，不解重，謂人弗珍惜，意義似。○抱朴子：粉繪表形，著圖。李陵詩：嚴父辭長夜。慈母去中堂。左思吳都賦：丹青圖其珍瑋。容齋續筆：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魯道荆江亭卽事二首，其一云：閉門

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
 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錢塘
 瞿佑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
 後山詩如壞墻得雨礪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
 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醒颺偷眼避紅粧
 艷治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為秘書正字
 宿齋官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
 謫藤州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
 文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杜詩詳註十六卷終

